

留下笃行不怠的青春足迹

爱有很多种,哪种是特别的模样?有这样一群年轻人,他们爱常人所不爱的混凝土,吃苦流汗,只为精益求精做个好工匠;他们爱常年身处的茫茫戈壁,忍受严寒酷暑,只为踏踏实实接过石油人坚守奋战的接力棒。今天大地副刊“我们这里的年轻人”专栏的两篇作品,讲述的就是这样一群年轻人对祖国、对事业特别的爱。这些默默流汗、痴心不改的年轻人,不负韶光,正用奋发的青春,留下笃行不怠的坚实足迹。

——编者



仍是混凝土。仍是砌一堵墙。几个年轻人已不知道在这栋3200平方米的建筑物中,度过了多少个日子。他们夙兴夜寐,披星戴月。混凝土,已然成了他们的“爱”。

说到混凝土,我们每天面对的一面又一面墙,里面便“装着”混凝土。混凝土早已和现代人的生活不可分割。

但是,一般人似乎对混凝土并不“感冒”,尤其是年轻人。在成为静态之前它是灰色的流体,粘在衣服上不好洗,味道也不好闻。工作服、安全帽和它是“标配”,写字楼、电脑与它“绝缘”。它属于施工现场,那里工程车来往穿梭,脚手架高耸入云,到处是坑坑洼洼,泥水遍地。

可这几个年轻人却喜欢。

此刻,他们正在集训。陈君辉是指导者,林怡峰、谢健强是训练者。训练地点位于广州城建职业学院现代建筑职业技能公共实训中心。这里有3层楼,上上下下328个施工节点,与实际工地一模一样。若想知道“房子是怎么盖成的”,这里就有答案。

我去的时候是去年8月,岭南正是燥热之时,动一动便是一身汗。几个年轻人穿的工作服,前胸与后背已被汗水洒得变了色儿。他们正对照图纸,量、锯、夹、装……由于专注,对我的到来浑然不觉。

旁边,是他们训练的成果。

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端详和触摸尚未成型的混凝土建筑:主体是墙,又像一个小版的门楼,有檐,檐上有木纹;有拱梁,曲线流畅;有柱,柱间“挖”槽,横贯上下。

我戴着安全帽,弯腰进去,又弯腰出来;绕了一圈,又绕了一圈。我在想:这样一个“建筑”,一般工匠应该都能做。只是,若要在几天之内完成呢?再将时间压缩,以小时计呢?并且是在“众目睽睽”之下,评委掐着表,而且在异域他乡。这些20岁出头的年轻人,是怎样顶住各种压力完成的?

二

陈君辉成功地完成过。那时他还是广州城建技工学校的学生。他和同学李俊鸿一起在4天累计22小时的比赛中,用商品混凝土砌筑出高标准、高精度、高颜值的作品,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商品混凝土建筑的水平。

让我们重温那一次比赛场景——

班车缓缓地从克拉玛依市区驶向陆梁油田作业区。坐在车上的樊译阳望着窗外。阳光下是连绵不绝的戈壁滩,零星长着红柳、梭梭柴等植物,每隔数百米就有一台抽油机。

2020年,樊译阳从中国石油大学(北京)克拉玛依校区毕业,来到新疆油田公司工作,成为一名采油工。

天色微亮,樊译阳坐着班车去处理站。伴随着机器运转产生的高温和柱塞泵的轰鸣声,一天的工作开始了。

“小樊,知道关闭柱塞泵第一步是啥吗?”师傅问。“先打开溢流阀!”樊译阳响亮地回答。他带着报话机,站在阀门侧面,心里默念着口诀……不一会儿,就满头大汗。

随后,他们来到污水过滤器间,污水需要被过滤器正反洗二十五分钟。樊译阳一边休息,一边听师傅讲处理站的故事。一代代石油人忍受着严寒酷暑,坚守在戈壁,他们的故事深深打动着年轻的樊译阳。

“李师傅,这个污水加药泵的频率需要调一下!”报话机里传来声音。“小樊,去隔壁操作间看着频率!”师傅说。樊译阳知道,师傅又要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了!他有些激动。

几番操作,频率准确无误。师傅是老党员,技术更是没话说。“小樊,是党员不?”师傅问。樊译阳点点头。刚上大学他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,2019年成为一名正式党员。

“好!小樊同志,我这个老党员就带你这个年轻党员干出一番天地!”师傅很高兴。

巡检结束,樊译阳原封不动地把阀门关上。他拿来润滑油对阀门进行保养。师傅看在眼里,打心里喜欢这个有干劲的年轻人。

工匠之路

许锋

现场,电子扫描仪、切割机、电钻、高频振捣棒等158种工具、配件和19吨商品混凝土为他们而备,22块木模板、40根木材以及部分轻型钢框模板供他们使用。他们要在72.25平方米的场地上砌两面墙,墙高2.4米,厚0.25米,宽则不规则,允许误差为1毫米。大概相当于建一间“精致”的房子,门、窗位置预留。

比赛开始一小时后,意外发生:陈君辉在锯木材时,食指不小心被锯齿划破,顿时鲜血渗出。他有点慌,马上举手示意。在赛场医疗点,伤口经包扎止血。陈君辉活动了一下手指,不影响继续比赛。他迅速调整好心态,深吸一口气,再次投入比赛。他和搭档李俊鸿要争分夺秒夺回因此损失的35分钟。

读图、放线、切割、钻孔、安装,各工序有条不紊进行。浇筑时,约10吨商品混凝土要在20分钟内分4次完成。不可快也不能慢。注入后会不断产生气泡,要经过多次高频振捣让气泡“吐”出。接下来去除模具。趁着混凝土还“软”,细细抹平,让表面不留痕迹……

倒计时开始……时间到。两人的作品呈现于世人面前。

这是2019年8月,第四十五届世界技能大赛现场。

比赛结果揭晓。中国选手陈君辉、李俊鸿夺得混凝土建筑项目金牌!在颁奖典礼上,两人挥舞着手臂,泪水不可抑制地流淌。他们知道,那一刻,他们代表着中国,代表着中国千千万万技术工人获得了无比的荣耀。

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“世界技能奥林匹克”,是全球工匠最高水平的竞技平台。陈君辉、李俊鸿没有想到,自己会走上“世赛”的舞台。

陈君辉生于1998年,成长于广东韶关南雄一个镇上。曾经,面对高考的失利,他也垂头丧气过,但心底并未放弃自己。陈君辉从小就喜欢建筑。在互联网里遨游,让他寻觅到建筑之力、建筑之美、建筑之奇。初中时他去过深圳,看到高楼大厦鳞次栉比,他很好奇:楼为什么能建那么高?

2016年9月,陈君辉被广州城建技工学校录取,就读建筑施工专业。到广州后,他第一时间去了市区。仰望着高高矗立的广州塔,他再次好奇:这塔为什么能屹立不倒?

在校期间的学习,使他眼界渐开。他知道了那些桥梁为什么能承载疾驰的车辆,那些现代建筑由谁设计、由谁施工,那些亭台楼阁何以历经风雨依然完好……

无独有偶。李俊鸿少年时代的故事与陈君辉如出一辙。他们从不同地方汇合到这片校园里。在这里,他们听到了内心深处与建筑所产生的共鸣,他们积极参加校内举办的多项专业技能比赛……

可是要想进入“世赛”,必须一路过关斩将。陈君辉和李俊鸿成功了。在最后一个月的冲刺训练阶段,他们又进行了5轮模拟“世赛”训练。在38摄氏度高温下,他们搬运了近20吨模板和工具材料。然而对他们来说,吃苦流汗不算什么,因为他们内心始终牢记,能够代表祖国出战“世赛”并取得优异成绩,是对学校和老师最好的回报,更是为国争光。

而两人的师弟林怡峰、谢健强则留有遗憾。拿到广东选拔赛第二名的他们,未能进入国家集训队。但他们立下了更远大的目标——“必须走到最后”。

三

我还在墙前流连。这面墙,林怡峰和谢健强于17个小时内一次成型。陈君辉要求很严格,不允许“雕刻”;凹凸之处,不能补,不能磨。

“是怎么做到的?”我问。他们笑而不语。年轻的他们,似乎还有些羞涩。

林怡峰告诉我一个“秘密”,首先在“型”。一次成型,必要先制模具。要制模具,必要先懂图纸。图纸有平面图和立体图,看图者要心中有“沟壑”。浇筑也非常关键。之后,是高频振捣。

究竟何为高频振捣?林怡峰取出高频振捣棒,形似粗大的铁棒,通上电,一按开关,仿佛有千军万马蹄声急促。林怡峰握得极稳,手臂如箍了一层铁皮,额头的汗珠随之大颗滑落。这让我想到,“世赛”时,陈君辉或李俊

鸿以双手稳稳握住高频振捣棒的情形。

如今,依靠新型模板加固体系,一次性完成墙、柱、梁、顶板等混凝土结构的施工,已成一种潮流。可见,比赛与社会、时代紧密相连。

训练,是为了再次出征——2022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第四十六届世界技能大赛,是两个年轻人奋斗的目标。

混凝土建筑项目体量很大,训练过程异常艰苦。要求参赛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多个工序,用到的工具近200种,作品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。为了避免失误,在训练中他们必须不断总结,保持清醒头脑和创新精神。“瓶颈其实也是一种刺激,问题解决之后就会很有成就感。”林怡峰说。

事实上,林怡峰和谢健强的实力早已不容小觑。在2020年12月举办的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上,来自广州城建职业学院的林怡峰和广州城建技工学校的谢健强“搭档”,荣获混凝土建筑项目金牌。

过程殊为不易。他们要在规定时间里完成5个模块的比赛。目标是砌一堵墙,时间为16个小时。比赛要求零误差,差1毫米就要扣分。最后,他们凭借高超的技艺、高度的默契和稳定的心态,出色地完成比赛。

“育才造士,为国之本。”这些年轻人所在的学校,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平台。广州城建职业学院与广州城建技工学校同在一个校园,均属广东城建职业教育集团。这些年轻人在读技校的同时,通过学习都拿到了广州城建职业学院成人大专文凭。林怡峰从广州城建技工学校毕业后“破格”入职广州城建职业学院,拿到“国赛”金牌后又被“破格”聘任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,此时他才21岁;陈君辉留在广州城建技工学校任职,也享受副教授待遇;李俊鸿考入一所本科院校继续读书;谢健强参加“国赛”时还是学生,去年毕业后入职母校担任实习指导老师。

20岁出头的“工匠副教授”,不多;技校毕业留校任教,不多。一次次“破格”,也成为这些年轻人不断实现弯道超车的动力。去年7月,他们四人又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授予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。

“究竟是什么精神在支撑着你们?”还是在那面墙前,我问几位年轻人。

“工匠精神!”他们异口同声地说。他们说,一身水,一身泥,但精益求精,坚持到最后,就是好工匠。

这些年轻人,正在工匠之路上矢志不渝地前行着……

题图为广州城市风光。 影像中国

油田上的坚守

孙作兰



魏潇抒找出那条连衣裙,然后又放下了。实习后,她基本上没怎么穿过裙子。在这茫茫戈壁,也许她会和站上的姐姐们一样,一套红色工作服一穿就是一辈子。

这个来自东北的姑娘,现在是新疆油田公司风城油田作业区的一名技术员。去年,她就已在这里实习。

实习期间,每次跟着师傅去巡井,魏潇抒都会带一个笔记本,上面记录着所有井的井号、压力、温度等内容,以及自己琢磨不明白的问题。一有机会,她就向师傅请教。

刚开始,师傅看魏潇抒白净,又是女孩,怕是干不了脏活儿。后来发现不然。检查发现有油污,她总是第一个冲上去,干完活还要比个爱心,说:“保护环境,小魏有责!”师

傅检查盘根的松紧,魏潇抒会麻利地递过去管钳。遇到需要取样的井,不用师傅说,器皿早就备好。师傅说,这孩子,干活肯动脑子。

基层站实习让魏潇抒体会到,实际工作和学校的差别非常大。在学校有老师督促学习,但是工作中全靠自觉。刚到站上,她还没有完全适应这种转变,但是师傅要求她在三天之内学会操作流程,并且独立开始工作。对此,她心里既激动又忐忑。

尽管充满挑战,但魏潇抒觉得好像有一种力量在推着自己前进,潜能不断被激发出来,自己也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。

太阳刚刚落下。远处,克拉玛依石化厂区炼塔林立。泵房,接班的人已经开始工作。一个小小伙子正在和师傅刘军小声商量着

什么。小伙子名叫李帅,是一名炼油工。

装置巡检、开停泵、换润滑油……李帅对这些工作已经非常熟练。

“咱们要抓紧,天马上黑了!”师傅说。此时户外已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,穿着厚厚的棉衣还有点冷。投用一根管线时,他们发现有管线不通。师傅叫来了技术员。大家开始查找冻凝管线的位置。

“塔上面最有可能冻凝,需要爬上塔赶紧处理!”技术员说。

师傅立刻拿着对讲机、工具,手攀爬到塔顶。三十多米高的分馏塔上,李帅紧随其后。

风越来越大,每一步都小心翼翼。两人从塔顶开关阀门开始,逐段接蒸汽管线吹扫,费了很大力气,才将整个管线从上到可能冻凝的位置用蒸汽吹化。可此时还有一段管线在半空中。

李帅将身体往外靠近管线位置。他小心翼翼地把蒸汽管线伸过去吹扫。气温太低,吹出的蒸汽很快化成水,然后结冰。吹了一段不通,换下一段管线,终于找到了冻凝的位置。长时间一个姿势,身体早已冻得僵硬,可管线通了,关闭蒸汽阀门的那一刻,李帅松了口气。

“能坚持吗?”师傅问。

李帅点点头。此刻,寒冷早已被他踩在脚下。

师傅又问,后不后悔在这里工作?李帅摇了摇头,笃定地说:“不后悔!干一行爱一行,我还得加倍努力,争取早日成为您这样的熟练工!”

题图为新疆油田公司玛湖油田作业区。 杨建发摄 版式设计:蔡华伟

“天不言而四时行,地不语而百物生。”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虎年正月初四,为立春之日;正月十九,是雨水之节。新的一年开始,新一年的二十四节气也次第铺开。

在我老家鄂西北谷城,人们把“立春”说成“打春”。每到这一时节,总会听到有人问:“啥时候打春?”打听“打春”的目的,是为了准备农事。这时就会有人答:“大年初四就打春了。”一问一答里,全是乡音,洋溢着乡情。

古训说:“立春要晴,雨水要淋。”农谚也说:“但得立春晴一日,农夫不用力耕田。”说来真巧,今年打春这天,家乡天空一片晴朗。而雨水这天,不仅下了雨,还飘了一点雪花。一切都是好兆头。

立春后,东风渐渐强劲,大地一片温暖湿润。

有人说,春到大地,草木先知。我却不那么认为。春到大地,其实人最先能感受到,特别是以农为业的庄稼人。

气候的变化,庄稼人是最有体会的。随着立春、雨水节气的到来,人们伸展双臂、迈开双腿,走向山地和田间。虽然还有些微寒,但行在太阳底下的他们,脸颊、鼻梁、双手等都已经能感受到丝丝暖意。

气候的变化,庄稼人也最为上心。他们要根据冷暖程度、气温升降,开始一年一度的春耕生产。一年之计在于春,庄稼人知道,春上是最为要紧的季节。这个时节耕事方急,他们既要管好麦苗、油菜,还要忙着整田下谷种,送肥到地里点种苞谷。

蛰伏了一冬的麦苗,到了立春后纷纷拔节长高,孕穗生粒。与此同时,各种野草藤蔓也会迅速生长,抢噬着地里的肥力。这时候庄稼人需要格外留心。倘若不管好麦苗,夏粮就难有好收成。所以在我老家,春节一过,亲朋好友们就相互道别,各自归去。村民们扛着长把锄头,赶紧去田间薅麦草。到了正月十五,虽说还在新年里,可薅头道麦草的场景已经是热火朝天了。

到雨水节气时,该是春雨绵绵了。从这往后,庄稼人和耕牛都要大干农活了。

俗话说“春雨贵如油”。在冒着光亮的春雨中,村民们忙着整治水渠,清淤田沟,填堵渠埂漏洞,铲走田沟碎土,然后放水进渠,确保渠道不漏,田沟通畅。而一个个农家孩子,仿佛欢快的燕子一般,“飞”进和风细雨里追逐嬉戏。

不知不觉间,春天走向了深处。草长莺飞,艳阳高照。布谷鸟在山上不停地鸣唱起来,一声声“布谷”“布谷”,仿佛也在提醒着庄稼人……

等到山地的苞谷一点点,已是临近清明时节。

清明来到,此刻,庄稼人忙忙着整秧田、下种育秧了。水稻是老家的主粮。在老家,下种育秧、种好稻谷,家家户户从不马虎。季节要抓住,秧田要整透,农肥要下足,这样谷种撒下去,芽儿才会出得多,苗壮不生病。等谷种下完田,人们便立即又开始薅二道麦草。同时,对缺肥泛黄的麦苗或受过冻的麦苗赶紧追肥,使其变强变壮。

随着气温上升,小麦病虫害开始活跃起来,这时得及时打药根治。当小麦的管理接近尾声,又要忙着田间秧苗管护……这一年里的农活,一茬接一茬,人们便一月连着一月地忙碌着。

民以食为天,种好粮食是根本。庄稼人深知,田里的事耽误不得,惟有朝耕暮耘,才会有田稼丰稔。而这大好春日,便是躬耕奋斗的好季节。

春光明媚,日暖风熏。愿我们不负春光,不负岁月,不负这新的一年。



图片来源:影像中国

大地